

日本著名电影明星  
田中绢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田 中 绢 代

〔日〕新藤兼人 著

丛林春 译

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北京

新藤兼人  
小説・田中絹代

---

根据读卖新闻社 1983 年版翻译

Tián zhōng juàn dài

田 中 纶 代

〔日〕新藤兼人 著  
丛林春 译

\*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sup>号</sup>/16 印张 210 千字插页 4

1985年1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345·003 定价：1.50 元

## 致中国朋友们

我之所以要写田中绢代，是因为田中绢代的人生观引起了我的共鸣。一位可爱、漂亮的女明星，到了老年变得憔悴不堪。即使这样，她仍不肯放弃一个女演员的生活。这并非由于她对女演员这一职业的迷恋，而是她要始终地忠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顽强的执着精神。

促使我执意要写田中绢代的另一个原因是沟口健二这个人物。女演员田中绢代是由于遇见了导演沟口健二而大开眼界；而沟口健二也是由于遇上了田中绢代才开辟了自己的事业。

沟口与绢代的接触，虽然超出了导演与一个女演员的关系，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爱憎纠葛，却大大地推动了他俩的事业。我们从他们作为影片《西鹤一代女》中的导演和演员，配合默契浑然一体，便可了解这一点。

本书所论述的女演员及其表演，并非田中绢代的见解，而是我的观点。

承蒙这部传记小说译成中文，献给中国广大读者，不胜感激！

新藤兼人

1984.7.25.

## 作者简介

日本当代著名电影剧作家、导演新藤兼人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广岛县佐伯群大字石内村，原名兼登。青年时期即有志于电影事业。一九三四年进入电影界，师事名导演沟口健二，先后在新兴、松竹影片公司从事美术、编剧、导演工作。一九四九年退出松竹公司，次年与吉村公三郎、丝屋寿雄等合组“近代映画协会”。一九五一年自己编剧、自己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爱妻的故事》问世。从此，作为自编、自导的新型电影作家登上了电影界的创作园地。一九五二年近代映画协会独自拍摄的影片《原子弹之子》，也是由他自编、自导的。一九六〇年，由他带领十三人在濑户内海的宿弥岛拍摄的《裸岛》，没有一句台词，先后在六十个国家放映，获得巨大成功。一九七五年拍摄的《一个电影导演的生涯》，也受到国内外电影界和观众的赞扬。

四十余年来，新藤兼人创作精力充沛，发表的电影剧本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在日本电影剧作家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包括为别的导演写的剧本在内，共二百余部。同时还编写了很多电视剧，以及其他专著多



种。主要著作有：《谈电影剧本》、《电影剧本教科书》、《电影剧本的结构》、《电影剧本写作法》、《电影剧本集》一至四卷、《一个电影导演的生涯》、《节日的声音》、《电影创作实践》、《新藤兼人电影论集》（二卷）、《被驱逐的人们》、《田中绢代》等。

新藤兼人导演的主要作品有：《爱妻的故事》、《缩图》、《裸岛》、《鬼婆》、《本能》、《一个电影导演的生涯》、《竹山独旅》、《绞杀》、《北斋漫画》等。

新藤兼人的作品深受日本国内外读者和观众的欢迎。曾先后获奖多次，其中主要的有：《朝日》奖、《每日》电影大赛奖、英国电影学院国际奖、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高奖、意大利电影节导演奖等。

《田中绢代》，是新藤兼人为日本著名电影明星田中绢代写的一本传记小说。田中绢代一生拍了约三百部电影，在日本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书记录了从她十五岁起五十多年的演员生活及其创作的艰苦历程。一九八三年由读卖新闻社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今年又由作者改为连续电视剧，四月二日在东京朝日电视台播出，引起很大轰动。

新藤兼人现任日本近代映画协会会长。

## 目 录

死	1
爱	10
事业	20
真面目	30
身世	39
松竹下加茂制片厂	48
松竹公司蒲田制片厂	58
《见不得人的梦》	67
试验结婚	75
女演员的成败关键在剧本	83
“我可不再结婚了”	92
绢代的女性魅力	100
无声影片里有诗意	108
阿琴与佐助	116
绢代公馆	125
风吹雨打不回头	134
相遇	144
在“蒸气浴室”的殊死拼搏	153
电影胶片越来越困难了	162
绢代被黑市大米养胖了	171

战后	179
《黑夜里的女人们》前后	188
“老丑”的田中绢代	197
绢代并不是显贵妇女	206
老丑自有老丑的魅力	215
《西鹤一代女》与《雨月传奇》	224
威尼斯的新商人	232
绢代的心思	239
《月亮出来了》事件	248
电影艺术家之死	257
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	264
孤身一人	274
荣耀与孤独	282
女演员之死	290
后记	298
田中绢代年谱	307

# 死

著名演员田中绢代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没有悲伤，仿佛是眼前的帷幕徐徐降下，听到一片喝彩声。

“真精彩！”我是多么想放声叫喊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啊！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十五分，田中绢代在顺天堂大学附属医院永世长眠了，享年六十七岁，死于脑肿瘤。

一月十二日，她因头痛剧烈住进了医院。小林正树导演听到消息后马上赶到了医院。田中绢代的亲人们都早已死去，此时她只孤身一人，小林导演是她仅有的亲人。当时在病床旁边陪伴她的是自一九三三年以来的随从和朋友、演员仲摩新吉。

她在断气的前两个星期，视力就开始减退、意识模糊，继而陷入了神志不清，口说胡话的状态。

偶然稍有清醒，她便眼盯着小林导演，喃喃地说：“虽然眼睛瞎了，但还有可以演的角色吧？”看着这副双目失明、布满皱纹的苍老脸庞，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直到临死前还不甘心退出银幕的这位大演员，即使自己眼睛任何东西都看不见了，还想要重新站到摄影机的镜头前面。

由于肿瘤的压迫，使她的大脑处于一种朦胧状态，而只有过去的摄像镜头好像还在断断续续地闪光。田中绢代绝不甘心于就此倒下，而要振奋起全部气力，重新站起来。

田中绢代因在熊井启导演的《望乡》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恰巧消息传来那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在开往横须贺的列车上遇见了她。我住在逗子，她家在镰仓山，所以两个人搭上了同一趟快车。田中绢代获奖我也非常高兴，便对她说：“祝贺你，这太好啦！”她却严肃地说：“这回总算有了献给老师的礼物了！”她所说的老师，不是指熊井启导演，而是沟口健二导演。“等我死了以后在那个世界上见到他的时候，我说：您瞧，我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啦！”她说完轻轻地微笑了一下。在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的眼角上摺起几条皱纹。不，这不是愉快的微笑，是凄凉的笑容。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沟口健二的阴魂至今还在紧紧地缠着田中绢代。

电影界的人都认为田中绢代是在沟口健二的严格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对此，她本人也深信不疑。

电影剧作家成泽昌茂，衷心景仰步入老境的沟口健二，并为他的遗作《赤线地带》编写了剧本。他自称是沟口健二的最后一个弟子，和同事一师的田中绢代相处得极为亲密。

那是我在列车上遇到田中绢代的两三天后，成泽给住在镰仓山的田中绢代打电话祝贺她获奖。成泽在电话里说：“祝贺你！”“谢谢您！”田中绢代对谁都称呼您。成泽说：“在这部影片中，你是以整个身心来触动观众心灵的。”“可能因为

我也是老太婆，容易进入角色吧！”成泽说：“无论是节奏，气氛和动作的均衡都处理得非常好……”“是吗？”“我认为是你的导演经历起了作用。”田中绢代没有立即回答。成泽继续说：“我觉得和对手之间的戏处理得那么协调，完全是因为你也作过导演的关系”。田中绢代听到这里突然兴奋起来，她问道：“成泽兄，您说说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成泽曾经仔细地看过《望乡》，便详细地指出每个镜头。田中绢代听了之后说：“我很高兴，听了您的话，我高兴极了。没想到您对影片看得那么仔细，谢谢您！”成泽根本没料到她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她因过于兴奋而短促的呼吸声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田中绢代说：“这回好啦，将来不管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我见到沟口健二时一定要请他看看《望乡》中的田中绢代的表演。它将证明我的导演经历起作用了，哈哈哈……”

田中绢代导演过六部影片。但是，沟口健二曾经坚决反对田中绢代作导演。当年沟口健二当面对她说：“你田中绢代，作一个演员的田中绢代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当导演。”沟口背后还对别人说过“田中绢代不是当导演的材料”之类的话。其实他是爱护田中绢代，他是想让她专心在表演上发挥自己的才华。然而，田中绢代根本不理解这些，她忍受不了沟口健二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对那句“田中不是当导演的材料”中的“材料”二字更是耿耿于怀。

她把整个经过在电话里都告诉了成泽昌茂。然后又说：“这次我田中，凭着自己的本事取得了表演奖。虽然我作导演的事遭到了老师的反对，但正是这个经历给我的表演带来

了好处。沟口，你如在天有灵，就看看《望乡》吧！”

她说越说越激动。

“我觉得沟口健二算不上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对于表示过同意的事，又出尔反尔，真不像话！成泽兄，你不觉得吗？”

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地数落起沟口健二来。

然而，成泽昌茂觉得耳边传来的话似乎是讲给故人听的，尽管声音很大，但故人已听不到了。将近一个钟头了，她的话还没完，她接着说：“请等一会儿，我得去一趟厕所。我们先把电话挂上吧，等会儿我打给你。”

时间相隔不到十分钟，成泽家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田中绢代继续说：“沟口这个人太卑鄙了。也许他是艺术的魔鬼或者是导演的魔术师，但作为男人他是不够格的。成泽兄，我们马上召集一个沟口会好不好？就是批评沟口健二的会。”镰仓山的深夜，人们都早已进入梦乡，唯有漆黑的崖头上的一幢房子里，还灯火通明，除了一个抓住电话唠叨不休的老太婆外，别无他人。田中家没有佣人，过去的佣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任何人都和这个老太婆处不长，在她面前精神很紧张，难以应付。

田中绢代习惯于一个人生活。回到家以后，便好像卸掉盔甲的战士似的，一个人随便往床上一倒就算了。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年老的女演员，精力已经枯竭，甘心于那种安静的生活。相反，她那内心深处还没燃尽的火焰正凭着摇曳不定的蓝色火苗，寻找着自己的出路。此刻，你看她那死死抓住话筒给成泽打电话时喋喋不休的唠叨劲儿！

她对我彬彬有礼地说：“总算有了献给老师的礼物。”一副客客气气的面孔。然而对成泽昌茂却一反常态，毫不掩饰地将内心深处的话全部掏出。当时我们若不是在开往横须贺的火车上，也许我会了解到田中绢代的心里话，不过这么一位驰名天下的田中绢代绝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场合）任意辱骂别人。

女演员，是一种即使心里不愉快也能笑出来的人。眼睛里要是没有自己描绘的幸福远景就当不了演员。

在《望乡》出现的前一年，我创作了《一个电影导演的生涯》，作品中的电影导演，就是沟口健二。动笔之前，我为了能准确地抓住沟口健二的虚实形象，访问了曾与沟口导演有过工作联系的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布景、道具和制片人等，听取他们对沟口的印象。

其中演员方面有：山田五十铃、进藤英太郎、京町子、柳永二郎、香川京子、中野英治、浦边条子、小泽荣太郎、木暮实千代、中村雁治郎、乙羽信子、若尾文子、山路英美子、入江孝子、森赫子和田中绢代等人。这些人都是与沟口的作品有过关系的，其中我的主要目标则是田中绢代。

自从沟口健二遇上了田中绢代之后，在他的事业和人生上都发生了变化，他决心为了田中绢代宁肯牺牲自己的一切。田中绢代也因为遇上了沟口健二而揭开了演员的奥秘。

然而，大家都承认在他们两个人的交往中，始终保持着彼此的矜持，连亲吻之事都没发生过。年轻时曾放荡不羁，早已窥视过爱情奥秘的沟口健二，对田中绢代却一直抱着少年似的纯精神上的爱，直至死都十分珍视它，因为我相信这

一事实，所以既然要描写沟口健二，就不能不首先从田中绢代那儿取得证词。

我决定先找田中绢代交谈，甚至想如果和她谈不成功，就放弃这个创作计划。

我给田中绢代挂了电话，她正好在家。第一次找就在家，这也是我实现计划的好兆头。在电话里我对田中绢代说：“我要创作一部沟口健二的纪录电影，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她毫不犹豫地答应说：“明白了，可以。”

我们约好在东京站八重洲口见面。

那一天田中绢代是轻装打扮，深蓝色上衣，深咖啡色的裙子，头上是与西装颜色同样的一顶可爱的钟形小帽。这顶俏丽的帽子，使得这个身材娇小的田中绢代，显得年轻了十四、五岁的样子。

我的工作室在滨町，在摄影镜头前，我和她交谈了近两个小时。摄影机如果连续转动两个小时，就需要大量胶片，我只能根据谈话内容，择重拍摄。

我看准时机猛然问道：“我觉得，沟口先生是爱你的，并且非常真诚地……”但是田中绢代却不肯轻易投降。她说：“我和沟口先生，可以说是银幕上的夫妻吧！所以，关于他的私人情况根本不了解。如果说先生很爱田中的话，那是他对角色的爱，是对阿春（《西鹤一代女》）、千贺（《浪花女》）的爱，而不是对我这个田中绢代的爱。他是把田中绢代作为模特儿，企图在我身上体现出他所爱的妇女形象。”瞧，她巧妙地溜脱了。

我记得沟口导演当时是在京都作拍摄《西鹤一代女》的准

备工作，我正好也在京都四条木屋町坡下的松华楼写电影剧本。一天偶然在河原町大街上相遇，拉他到松华楼，我请他吃鸡素烧。吃饭时，沟口导演告诉我说：“我已经被田中绢代迷住啦！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他半真半假地向我诉了衷曲，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即便是开玩笑也罢，我还从未听沟口导演这么推心置腹地讲过话。

沟口夫人，在一九四一年拍摄《元禄忠臣藏》时，突然得了精神病，直到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影片《西鹤一代女》是一九五二年的作品，是在他妻子病倒十年以后的事。

沟口所以能讲出“被田中绢代迷住了，摆脱不开”这样的话，虽然有其夫人长期卧床的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本人。每当他出现在田中绢代面前的时候，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显得那么不自然，说起话来一句一顿十分拘谨，根本不像怀有爱情的样子。

那一天在饭桌上，沟口导演只喝了一小瓶酒，喝这点酒他是不会醉的，所以要对我这个弟子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为了解开心里的疙瘩不自主地对我吐露了真言。

我就此事讯问了田中绢代的看法。她说：“我非常愿意帮助沟口先生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导演！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他在工作中非常严格，其严厉作风往往使人难以忍受。但是，只要他一说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包括自己家庭在内，一切都抛弃掉，照他的吩咐去做。为了他的事业哪怕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田中绢代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起来。她继续说道：“我这样做，虽然有演员荣誉感的因素，

但是，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合作。每当我听到先生的‘预备——拍’的声音，我什么事都可以去做的，他如果让我去死，我也许早就死掉了。我把命都豁上了！”握在田中绢代手里的手帕，几乎被她拧碎，“但是，有时我也羡慕过一般家庭的夫妻关系，多么想作一个和睦家庭的妻子！”田中绢代的眼里含着晶莹的泪珠。她说：“尽管心中有这种愿望，但我除了是个女人外，还是个女演员啊！事到如今，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如果沟口老师确实爱的是我田中绢代本人，想把我作为他的妻子，把我田中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女演员相待，我觉得即便我一辈子没结过婚，其实我也获得了结婚的幸福。这是我的真心话……。”人们都说，演员哭父母的时候，眼泪中也有表演的成分，如若作不到这点的演员，或许还不能算掌握了真正的表演技巧。这时出现在田中绢代眼里的泪水，究竟是表演还是真诚，恐怕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然而，我却觉得，此刻我窥视到了田中绢代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

正因为如此，在开往横须贺的火车上刚刚讲过“这下可有献给老师的礼物啦”这样感慨的话，转而又对成泽昌茂抱怨道：“无论我跟沟口健二是在地狱见还是天堂见，我都要告诉他！”甚至于上趟便所后还要继续挂电话说。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我认为两种状态都是田中绢代内心世界的暴露，也许是把自己灵魂献给一个男人后而残留下来的一个女人的哀叹！

沟口健二是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故去的。死在京都府立医院的四楼特别病房里。病症是单核

细胞白血病。年仅五十八岁。枕边放着《大阪的故事》的分镜头剧本。

这一天，田中绢代正在东宝制片厂拍摄由稻垣浩导演的根据岛崎藤村原作改编的《暴风雨》。沟口健二故去的消息传到了摄影棚。稻垣导演悄悄地把田中绢代叫到布景后面，把沟口病逝的消息告诉了她。

田中绢代听到消息那一刹那，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面部表情却没有变化。

摄影棚的拍摄工作，宣布暂时停止，所有工作人员面向京都方向为沟口健二举行了默哀。田中绢代也站在人群里，向着西方低低地垂下了头。